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馮奉世

漢書七十九

漢書七十九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師古曰潞音路徙杜陵其先馮亭為

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師古曰太行音行也太行山名險道

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師古曰趙音趙也據守上趙封馮

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師古曰括音括也戰死於長平

宗族繇是分散師古曰繇音繇也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帥

將師古曰帥音帥也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

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

時馮唐顯名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為

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
涉大義讀兵法明習前將軍韓增奏以為軍司空令本始
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
命不稱或貪汙為外國所苦師古曰苦是時烏孫大有擊
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漢方善遇欲以
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
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都尉宋
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師古曰莎
年其王名也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
莎音素和反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

是攻劫南道與軟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師古曰

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

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疆師古曰疆也音居力反其勢難制

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

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

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

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

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似龍者上甚說

師古曰說下議封奉世師古曰下其丞相將軍皆曰春秋

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師古曰顯奉

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

有指師古曰本為送諸國客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

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師古

音必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為國家生事於夷

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

大夫水衡都尉元帝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

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眾數

千人畔師古曰音師古曰音甫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師古曰言西河

子明再追擊之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為右將軍典屬國

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等

種反師古曰音多音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詔召丞相

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

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師古曰比類京師穀石

二百餘師古曰一石直二百餘錢也下皆類此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飢

饑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師古

音莫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師古曰竟不以特誅

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

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

師古曰暴露也往者數不料敵師古曰料而師至於折

傷再三發師古曰如淳曰朝壯也淮南子曰曠日煩費威武

師古曰音居力反馬奉世

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法當倍

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為犀晉灼

曰犀堅也師古曰晉說是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

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

不可天下被飢饉士馬羸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守戰之備久廢

不簡師古曰簡謂選擇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言創首

為寇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

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

和師古曰和應也音胡臥反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後不得止於四萬

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師古曰曠空也空與費其日而無功也

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師古曰相比也固爭之不能得有

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師古曰

且云領兵屯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

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

高泚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如淳曰西極山名也前軍到降同

阪師古曰阪平阪也降音下江反阪音普何反先遣校尉在前與

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

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

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

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眾

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以前書勞奉世且

讓之師古曰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師古曰官為

兵在外故謂之將兵右將軍也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

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

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如淳曰不敢當

也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師古曰言未嘗當以

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於士卒

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

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

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師古

曰近所隨近之處也日夜言兼行不休息也請詣軍所非為擊也師古曰今發三輔

河東弘農越騎迺射飲飛轂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索等種

劉德曰噤音辱羌別種也轂者謂能張弩者方急遣師古

也發音工豆反索音力追反噤音乃發反軍所也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

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

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

禽敵必全將軍之識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

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師古曰十月兵畢師古曰隴西

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

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師古

曰自別有此安國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又亡

逃出塞師古曰創艾謂懲懼也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安

室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

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

燒置亭師古曰置謂置驛之所也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

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

奉世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

餘人皆拜後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

宿將功名次趙充國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時

以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為太

常薨千秋嗣後復為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商代奉世為

左將軍而千秋為右將軍後亦為左將軍子孫傳國至王

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

于封為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

前議以為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眾而侯之於是

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蒞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

背畔師古曰約謂共為契約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

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師古曰城郭者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者議者以奉

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曰無遂事

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今匈奴

鄧文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
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鄧
支薄量敵則涉重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
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
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
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
不立師古曰趨讀曰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師古
趣趣謂意所趨置也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師古曰圖難謀除
千故反白著為世使表顯明也表猶首獨抑厭而不揚師古曰厭
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

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以選充後宮

為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後為中山太后隨王就

國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如淳

注邊郡置都尉及十人司馬皆不治民也奉世擊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軍有

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遂立參至大官師古曰遂音千旬反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

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以

為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陽令元

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為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

竝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

殺初趙都師古曰都殺用人而為塚也殺音案驗得其主

守盜十金罪收捕竝不首吏師古曰不首吏謂不伏從收捕也都格殺竝

蒙上書陳寃事下廷尉都請更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

威信遷為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

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師古曰定其高下之差也而野王行能

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

野王為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乃下詔曰剛疆堅固確然亡欲大

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

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上

繇下第而用譚師古曰繇與由同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

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雖

不為三公其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

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如淳曰以鴻臚秩為太守加賜黃金

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

圖身外足以慮化師古曰圖圖謀慮也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

陪朝廷與朝者竝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

進賢也一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

石使行河隄因拜為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

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

王章譏鳳顛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

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

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

師古曰風賜告養病而私自便師古曰便安持虎符出界

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

行能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

安謁如淳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以上分別

予賜如淳曰予予告也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

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夫三最予告令也師

曰九在官連有三最則得予告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

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

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無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

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

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

師古曰釋廢棄也假謂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

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

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野王

嗣父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座嗣爵師古

音才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遂字子產通易太常察孝廉

為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為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舉茂材

行美傳曰

為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
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為都尉時言河隄方略在溝洫志立
字聖卿通春秋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舅出
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
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師古曰貸好為
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
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
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
也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
相後遷為東海太守下溼病痺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溼故
天子聞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歷五郡師古曰更所居有
音工衡反

迹年老卒官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為黃門郎給事中宿

衛十餘年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師

曰恂恂謹信參昭儀少弟行又救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

近侍帷幄竟寧中以王舅出補涓陵食官令如淳曰給陵

以數病徙為寢中郎師古曰亦謂有詔勿事張晏曰不與

師古曰雖居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為上河農都尉

古曰上河在河西病免官復為涓陵寢中郎永始中起

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為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

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

以中山王見廢師古曰見廢謂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以

師古曰見廢謂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以

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
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下
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為關內侯歸
家朕甚疼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
師古曰王丞相程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師古
氏五侯也
萬物之禁在於太甚人
道亦當隨時不宜獨異
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
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
曰視讀曰示宗尊也
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
侯而自益者也師古曰下
音胡亞反
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恒操頃
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

以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同產當相坐謁者承
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
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
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眾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師古曰太雅抑之詩也抑
之德審於威儀則
其持心有廉隅
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
敬兒履方踐方直之
道也
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
自免師古曰
哀哉謹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
放流師古曰
弟相重後母欲令其子立為太子乃譖伯奇而王信
伯奇也孟子官刑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
申生雉經師古

曰國語云晉獻公熱太子申生乃雉經于
新城之廟蓋為使頸閉氣而死若雉之為
屈原赴湘師古
辭漁父之篇云屈原曰寧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師古
楚師古
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師古
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師古
弁小雅篇名也太子之傳作馬刺幽王信譏熱申后而放
太子宜白也離騷經屈原所作也離騷也遺憂而
作辭弁師古
音盤師古
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師古
之詩也隕墜也馮參姊

弟亦云悲矣

馮奉世傳云及呼東條呼種仲馮曰呼東條則呼東條里子所將五萬來降者也
呼者劉如傳所說西呼君長教子入降漢者此種有共與皆宣帝時來降今使征羌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漢書八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欽

衛婕妤生楚孝王頃師古曰公孫婕妤生宋平思王宇戎

婕妤生中山哀王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后

廢後上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懲父霍氏欲害皇太子師古

曰艾讀也迺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迺立長陵王婕妤

為后今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婕妤最幸而憲王

壯大好經書法律物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上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

捷仔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細微上少依倚許氏師古曰倚音於

起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師古曰蚤古早

也久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女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

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

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

時張捷仔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

陽見親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輒受王賜後王上書

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

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書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債

者也責音則解反願王為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

大人益解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欲上書為大人乞

骸骨去王延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師古

書報為論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灾變數見

足為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師古曰恬

也恬音大無反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

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人為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

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為王求朝王即日至長

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

動復遣王書曰博幸得肺腑師古曰自云進愚策未見

師古曰自云也數進愚策未見

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馮先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也師古曰卓爾高遠也以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師古曰微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師古曰瀕也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得也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也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師古謂問遺之音來到反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師古曰尚女者王欲取博女以自配也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用

自以奔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師古曰還猶回也願殺

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

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凡是書籍皆有之願

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如淳曰上報博書曰與王也報博書曰

子高廼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師古曰左顧也顯至誠納以

嘉謀語以至事師古曰以至極也雖亦不敏敢不諭意師古曰諭也

也號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婿京房以明

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為石顯五鹿充宗所

排謀不得用數為博道之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即具記房

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為信驗詐言已

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師古曰志在成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師古曰罷

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死者且半

鴻水之害殆不過此師古曰謂堯時水災不大於今大王緒欲救世師古曰緒

業也一曰始為端緒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師古曰言此功德於博已

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為便宜奏師古曰言此功德於博已陳

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師古曰說

讀曰悅師古曰說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

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如淳曰梁王景帝弟欲為嗣趙王如

意幾代惠帝也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師古曰說

讀曰悅師古曰說報博書曰廼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憺然不知所

出師古曰潛痛也不知計策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

智師古曰顏頰回也冉冉耕也字伯牛仲弓臧武者魯大夫臧武仲也各統論語稱子曰若

子貢之師古曰下莊兼此四者世之所鮮師古曰鮮少也

音先踐反既開端緒願卒成之卒師古曰求朝義事也柰何

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師古曰王以金五

百斤予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

泄省中語博兄弟誑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

前漢書卷之

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商湯以調惑王師古曰調古謂字也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辜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師古曰惻痛也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師古曰博不善也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師古曰申謂約束之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師古曰大雅小明之詩也與借也言人能安靜而恭以守其位借於正實則明神聽之王其勉之駿諭指曰師古曰重書之外天子又有指意并令駿曉告於王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

也師古曰考成也壹德謂不二其心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為周

室輔師古曰魯頃闕宮之詩也言立周公于伯禽使為諸侯於魯國而作周家之藩輔今王舅博

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師古曰詔策若廣陵王策曰無

子普復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師古曰恬安也聞博邪言安而受之多予金

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

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師古曰故事者言舊制如此也未有但

已者也師古曰但伏也空也已止也未有空然而止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

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

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惡大羣下之所共攻王法

前漢書卷五十五 王莽傳第五十五 五

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母復以博等累心師古曰累務音力瑞反

與眾弃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師古曰以有過而能變改者為大易曰藉

用白茅无咎師古曰此大過物六爻辭也茅者潔白之言物取其自然故用為藉致享於神慎之至也

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已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

意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師古曰塞猶禱也

也如此則長有富貴杜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

謝曰奉藩無狀師古曰無善狀過惡暴列師古曰暴謂章顯也陛下不忍致

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

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師古曰悉盡也頓首死罪

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弃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佳

陽王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

事頗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代者求還丞相御史復

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

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

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

續師古曰音弋善反王莽時絕

楚孝王躡古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

入朝時被疾天子閱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

之行莫大於孝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楚王躡素行孝順仁慈之國

以來二十餘年躡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廼遭命離

于惡疾師古曰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

斯疾也師古曰夫子孔子也論語云伯牛有疾子問之自

無也言人甲之所遭無有善惡如斯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

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師古曰然大也一曰善書不

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商書盤庚之辭也言褒賞有德以明其善行今王朝正月

詔與子男一人俱師古曰從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

其子勲為廣戚侯明年薨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絕

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是為思王二年薨無子

紆嗣王莽時絕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陶王廣戚侯

勲薨諡曰煬侯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

子奉平帝後莽篡位以嬰為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

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為更始必敗嬰本統當

立者也師古曰言其鶴已繼平帝後當正統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為天子

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

師古曰與姦猾交通好犯法上以至親貴弗罪傅相連坐師古曰頑父

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張晏曰

也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矯師古曰矯字或

及奉璽書敕諭之師古曰約敕而曉告之也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

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

東平王

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師古曰翼佐也然後富貴不離於

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師古曰謂東平國之朝也

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憐焉為王懼之師古曰懼痛也音千感反

不云乎母念爾祖適修厥德求言配命自求多福師古曰大雅文

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言當念爾先祖之道朕惟王之春秋

方剛師古曰言其年少血氣盛忽於道德師古曰忽遺忘也意有所移忠言未

納師古曰謂漸染其惡人故臨遣太中大夫子驩諭王朕

意師古曰親臨遣之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師古曰論語載

孔子之言也謂人新王其深惟執思之無違朕意又特以璽

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

有聞師古曰言母子不和也主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

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絳

祿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

臣下師古曰驚驚不自它於太后李奇曰不自它者親之辭

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

在其中矣師古曰論語云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

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故引之也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聞門

之內母子之間同氣共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弃也母求備於一

人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以備行而即弃之耳夫以故舊之恩猶

有聞師古曰言母子不和也主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絳祿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師古曰驚驚不自它於太后李奇曰不自它者親之辭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師古曰論語云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故引之也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聞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共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弃也母求備於一人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以備行而即弃之耳夫以故舊之恩猶

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
忍以貫之師古曰貫猶綫也後宜不敢師古曰言王於後王太后強

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宇慙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

自改師古曰洒音先弟反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

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師古曰嗜讀曰嗜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

亂其性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而不失厥家者

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

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

者輒以名聞師古曰道音導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

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為我知文法建

欲使我輔佐天子師古曰建謂立其業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為

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教指斥持服恐無成帝謂之持服恐無

處所如淳曰言不從道矣如昌邑王也我危得之孟康曰危殆也我殆得

猶今之言險不得之矣比至下宇凡三哭張晏曰下下信也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下音朔稼反

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臆故親幸後疏遠服虔曰胸音劬

胸音劬人音如鼻反數歎息呼天宇聞斥胸臆為家人子師古曰數其秩

未埽除未巷數笞擊之胸臆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

覺知絞殺胸臆有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音

抗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

平王有關師古曰關謂過失也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

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

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
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師古曰朕甚嘉焉傳不云乎
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師古曰復後年
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
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
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師古曰危失謂而求諸書
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
怪師古曰物亦鬼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
臣竒策天官災異地形院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
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

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虛意師古曰虛與然同也夫小辯破

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師古曰論語補孔

王師古曰無所惜也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

薨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家在無蓋人傳言王子煬王

雲嗣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

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脊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

瓠字為其形似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蘇林

宮中作立石東倍草并祠之師古曰倍草黃倍建平三年

息夫躬孫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

前漢書五十五
長平三

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傳恭婢合歡等
祠祭詛祝上如淳曰傳恭姓字為雲求為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
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右立宣帝起
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立十
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師古曰改白太皇
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為東平王又立思王繇成都為中山
王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固為東
平王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
舉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以幼少

未之國建昭四年薨即葬杜陵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
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傳昭儀生定陶共王康

師古曰共

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為濟陽王八年徙為山陽王八

年徙定陶王少而愛

師古曰言少小

長多材藝習知音聲

上竒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

師古曰幾

語在元

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

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入為皇太子上以太子奉

太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王奉共王

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為

共皇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如淳曰恭王元帝子也為廟京師列

昭穆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云如淳曰不復

後者哀帝自以已為後故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王為信都王十四年徙中山成帝

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為尚書有殷及王兄終

弟及師古曰謂兄死以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言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成

帝以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昭

儀皆欲用哀帝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為

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以尉其意三十年薨子衍嗣師古

曰諸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薨綬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始二年詔云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是則嗣

位之時名為箕子未諱衍也今此傳云子衍嗣蓋史家追書之也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

山王衍入即位是為平帝太皇太后以帝為成帝後故立

東平思王孫挑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王莽

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為天子也徧即古遍字然而

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張博

誘之幾陷無道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詩云貪人敗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類善也

言貪惡之人不可言近則敗善也古今一也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班固漢書八十一

高才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頴師古注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師古曰庸作言賣功庸尤精力過絕人

貧庸作以供資用師古曰庸作言賣功庸尤精力過絕人

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

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惟圭世所傳衡與貢高

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蓋穿

鑿矣假有其書乃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矣

詐衡書云鼎白耳字以表德豈人之所自稱乎今有西京

雜記者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有受說乃云匡衡小名鼎

蓋絕知匡說詩解人頤笑不勝止也衡射策甲科以不應

令除為大常掌故師古曰投射釋甲科之策而所對文

中乙科為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今不應令是不中甲科之令所以止為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也皆徒約又學者多上書為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賞薦高充位而已師古曰言凡事不在也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

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

師古曰令善問名休美也

彼誠有所聞也

師古曰

能進賢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

師古曰仰而所

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

自非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其非然

師古曰言高

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

師古曰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貴也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內也今人則以背毛為裘而棄其白蓋取厚而滋也衣音於既反

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

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或之甚者也平

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

在遠方師古曰隨謂升次也隨牒謂隨選補之同牒不波超雁者將軍誠召置莫府學

士歛然歸仁師古曰誠謂實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

廷必為國器師古曰所長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

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為郎中遷博士給事

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

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

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師古曰比年

大赦師古曰比年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

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

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師古

曰保養也陳施也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莫不化遺其親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故衡引以為言觀其失而

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

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師古曰辟網紀失序

疏者踰內師古曰疏者妻妾之家內者親戚之恩薄婚姻

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施雖歲

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師古曰歲赦謂每歲一臣愚

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朝廷者天下之棟幹也公卿

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師古曰好仁樂施則下不

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

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

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

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

師古曰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

枝害好陷人於罪師古曰枝堅也謂酷害之心堅也枝音之政反貪財而慕執故

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

有由然也師古曰非其天性自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

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師古曰篤厚也謂

子憂在進賢不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師古曰鄭伯名突也

滿其色之類也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師古曰鄭伯名突也

揚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但戒其傷汝禮揚肉袒也暴虎

伊快也汝亦太叔也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太叔肉袒空手

搏虎取而獻之國人也愛故請之曰勿快為之恐傷汝也

禮音曰楊音錫字並從衣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曰

將音千羊反但音九反與羣臣飲酒酒酣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陳夫

息仲行賦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陳夫

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晏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

鼓宛丘之下無冬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師古曰唐風山有

無夏值其鷺羽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師古曰唐風山有

昭公也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棄子有車馬弗馳弗馳

其死矣定人是偷故其俗皆太王躬仁邠國貴恕師古曰

文王之祖也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

居之予不忍也乃與其私屬泰沮諭梁山止於岐下審所上而已師古曰上今之偽薄枝害不讓極矣臣聞教

有美事

至新

四

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師古曰言家賢者在位

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

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

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

寧以保我後生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

方之中正也王則壽考且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

異俗而懷鬼方也應物曰鬼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

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

而放效之也師古曰放效也音甫往反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

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稷有以相盪李奇曰稷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

師古曰稷謂陰陽氣相浸漸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

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

者晦師古曰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師古曰晦與暗同水旱之灾隨類而至

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之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

民所共者大師古曰共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松

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其泉建章宮衛羅珠崖儼

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謂除其惡政也

諸見羅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

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

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

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師古曰：昭，覽六藝之意，察上

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

視。師古曰：匡，正也。易，變也。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

京師，淑問揚乎疆外。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

興也。上說其言。師古曰：說，讀曰悅。遷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

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師古曰：寵，

論也。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

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

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管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

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

亦美也。列業也。后，君也。二君，文王武王也。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

我皇祖，陟降廷止。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

朝廷。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

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

未丕揚先帝之盛功。師古曰：丕，大也。丕字或作爭言制度

不可用也，務變更之。師古曰：更，改也。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更，

扶目反。復音。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師古曰：更，工衡反。吏民無所信，臣

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也。樂成，謂已成之

業，人情所樂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

行

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無念念也率述也

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

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

性可以贊天地之化師古曰贊明也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

而強其所不足師古曰強勉也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

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師古曰雍蔽也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

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廣

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

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師古曰比唯

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

故詩始國風師古曰國唯美后妃禮本冠婚師古曰禮記

禮之始也婚義曰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

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

不始乎梱內師古曰梱與閫同謂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

別適長之位師古曰適讀曰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

先故師古曰踰同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

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師古曰阼主階也醴衆子不得

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

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

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大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

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師古曰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予以四方克定厥家師古曰周頌禘之詩也言欲治四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衡為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師古曰傳讀言多法義上以為任公卿師古曰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誠隆於慎終

追遠無窮已也師古曰慎終慎孝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也論語稱孔子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

故衡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言天性已自然矣

又當加詩云晔晔在夜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言成王

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

本也師古曰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

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師古曰孔子論詩

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后夫人

之行不作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師古

也師古曰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師古曰周南關雎之詩

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服虔曰

不見色

於容儀也師古曰介繫也言不
 以精欲繫心而着於容儀者
 見也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
 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
 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
 技能師古曰無德之人難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
 無厭師古曰樂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師古
 也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
 凶之分通人道之正師古曰分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師
 曰悖乖也音扶問反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
 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師古曰及論語孝經聖

入言行之要宜究其意師古曰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

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師古曰物

節文皆有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

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師古曰嚴嘉惠和說饗下之類也師

曰說讀曰悅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

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

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

慎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

德昭穆穆以視之師古曰昭明也穆穆天

醴迺歸師古曰觀亦視也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

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具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
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師古
也美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
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
丞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
延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
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執作威
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周上
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着
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師古曰顯等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甄

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
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脩法度
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等
妄詆欺加非於君師古曰詆欺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
師古曰君何疑而上書歸疾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
照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愆過若其
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師古曰
在薛廣衡起視事上以新即位養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
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
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

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師古曰逆事發覺衡

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

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安樂鄉文穎曰屬鄉本田稅

封三千一百頃師古曰提封界內之總數南以閩佰為界師古曰西

西界也閩音莫客反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為平陵佰積

十餘歲衡封蘇林曰平陵佰在閩佰南臨淮郡遂封真平

陵佰以為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定國界上計簿

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般曰師古曰所親是主

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畧集曹掾明季治計時

衡問般國界事曹欲柰何般曰賜以為舉計令郡實之師

曰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改從平陵佰以為定實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

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師古曰顧念也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

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為

界不足故而以閩佰為界解何師古曰不足故者不依故

解此待意猶今言分疏也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

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駁少府忠行

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師古曰十金

定罪之火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

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

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根

舉郡計亂滅縣界師古曰附下同上禮以地附益大臣皆

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

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師古曰左馮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師古曰左馮

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師古曰至其入

音許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師古曰別分

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

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

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其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

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

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師古曰試

以職事也奏復罷歸故官師古曰復謂不

也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

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

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

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

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

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

經學敬重師傅師古曰鄉

而禹與鳳竝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

忽忘雅素欲避流言師古曰雅素故也朕無聞焉師古曰

毀短之言君其固心致思摠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

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師古曰

曰侍醫侍天子之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

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

廼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

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

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師古曰田家以田

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

師古曰賈讀曰價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

後堂理絲竹管弦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禹成就第

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

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二

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

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

箎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師古曰極樂盡其歡樂之情而宣之來也禹

見之於便坐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講論經義日

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師古曰卮行酒宣未嘗得至

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師古曰各禹年老自治家

瑩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師古曰肥牛亭名欲得

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
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為師

傳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

師古曰重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師古曰論語云子
音直用反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貢欲去告朔之儀

羊孔子曰賜也亦愛其
羊我愛其禮故引之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為舅上敬重

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

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師古曰惡謂
言其過惡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

病輒以起居聞師古曰謂其食
飲寢卧之增損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

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

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

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

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

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師古曰與
讀曰豫永始元

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灾異之應譏切王

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延車

駕至禹第辟左右師古曰辟
讀曰闕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

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

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

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灾變之意深

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
言利與命仁又

見不語怪力亂神原道白子贛之屬不得聞師古曰論語云

天道不可得而開也謂孔子何况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

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

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

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師古

讀曰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潔齋露

著服虔曰露庭易著於星宿下明月乃用言得天正衣冠

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成帝崩

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

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為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

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曾扶卿及夏侯

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談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

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

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浸微師古曰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師古曰鯉

伯魚先言其字者孔氏自為鯉生子思師古曰及生子

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

魏相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為孝直博

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

字欠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

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
博士宣帝時為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
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
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襲成君如淳曰為帝師教令給事中
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師古曰名數戶籍也霸為
入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
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
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迺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
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以列侯
禮謚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皆

列校尉諸曹光祿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

光祿勳臣衡舉光方正為諫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

師古曰不合謂不合天子意也虹沛之縣也音貢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為

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師古曰行風俗音下更反才具流民奉使稱旨

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

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

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

師古曰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以

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

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為光祿勳復領尚

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也音意如或不從不敢強諫乘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書輒削壞其草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奸音干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温室殿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師古曰蚤古早字不結黨交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師古曰日言以名人之子學徒光祿勳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官早成不須黨援也

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

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師古曰行而王

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

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

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

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

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褒

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

子帝親弟也以尚書般庚殷之及王為比師古曰兄終弟

及中山王宜為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

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師古

也當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

逆誅長小妻廼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

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師古曰武方以為令

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師古曰此具引法之條也明

有所訖也師古曰長犯大逆時廼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

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廼棄去於法無以解師古曰請

論光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

懲後犯法者也師古曰懲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

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廼始等或更嫁義已絕

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

右將軍廢後將軍博坐之陵紅陽侯師古曰廉褒朱博坐

皆免為庶人以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

為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

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

策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

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

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

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

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

權謀自帝在襁緥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
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師古曰與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
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
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師古曰復傅太后
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
得直道而行師古曰直不得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
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
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
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
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

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師古曰舊有不善臣請歸遷故

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為侍中脅於傅太后皆

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

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師古曰

持不上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又內迫傅太后倚違者連

歲師古曰不決事言也師古曰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為

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

后指師古曰直用重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諸

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

統理海內師古曰共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

灾異重仍師古曰仍頻也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
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師古曰君前為御史大
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
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師古曰天下空
虛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
曠廢師古曰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宮寺殺長吏數以
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無能為師古曰言盜是以羣
卿大夫咸情執莫以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
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位非
其人師古曰是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

可以天官於庫師古曰於讀曰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

罷歸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它過使者光退問里杜門

自守師古曰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傳太后拍要奏

事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

拍旬歲間閱三相師古曰議者皆以為不及光上由是

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傳太后崩

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

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疆侵蔽陽明則日

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

如貌言視聽思失師古曰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存彗六

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

行謂此則應孟康曰此疾也則應行甚則薄蝕是也又

曰六之之作師古曰診惡歲之朝曰三朝師古曰朝之朝

三朝其應至重延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

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

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故灾異數見以譴

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

加焉其至可必師古曰言輕忽天戒簡誣曰敬之敬之天

惟顯思命不易哉師古曰周頌敬之篇顯明也思辭也言

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言皆謂

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師古曰

危也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其

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故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

介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一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

之吏平刑罰薄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

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師古曰商書

命師古曰商書言正其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棗謀辭師古曰周

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師古曰孳孳不

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與福師古曰祈

除禍較然甚明無可疑惑師古曰較明書奏上說師古曰

悅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

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

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師古曰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

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臣光智謀淺短犬馬

齒齷師古曰齷老也讀與齷同今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

稱師古曰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蹕絕之

能不相踰越師古曰蹕高遠也音竹角反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

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敞以舉故為東平太守敞姓成公

東海人也光為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師古曰御史大

夫賈延免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

上廼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傳嘉曰

前為侍中毀譖仁賢誣懇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師古

讀曰嘉傾覆巧偽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

肆極也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

傳其免嘉為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大司徒

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徵立中山

王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

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為舊相名儒天

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指

風光令上之師古曰謂文書之稟草也風讀曰諷亦同臣皆莫不誅傷師古

又音崖皆音漬臣又音五解反皆音什懈反解具在杜欽傳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

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

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

署門戶省服御食物師古曰省視也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

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

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

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

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師古曰道今年耆有疾

俊艾之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師古曰艾書曰無

遺考老師古曰周書召誥之辭也言不遺老成之人也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

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

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剡治也黃門令為太師

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師古曰食物

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朝受

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

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

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諸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

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師古曰

真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葬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來輿輻輳及副各一乘師古曰輻輳車及副各一乘也輻輳鮮見在霍光傳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舉音哭須過避也將作師古曰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火將軍王鳳制度謚曰簡烈侯初光以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弟子放嗣葬篡位後以光兄子永為大司馬

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渭奉天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為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莽更名為均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為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為丞相史司直師丹為官行能高潔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為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為太師薨宮

復代先為太師兼司徒官初宮辰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
帝祖母傳太后謚及元始中王莽發傳太后陵徙歸定陶
以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官為莽所厚獨不及內慙懼上書
謝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官策曰太師大司徒扶
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之陶共王母謚曰婦人以
夫爵尊為號謚宜曰孝元傳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
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師古曰詭違
以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酒心自新師古曰
禮先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八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為
列侯誠無賴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

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

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

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

文過朕甚多之師古曰多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

死之義孟康曰以宮上書不文過為信不奪其爵邑師古

引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王莽篡位以宮

為太子師卒官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

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等晏咸以儒宗居宰

相位服儒衣冠孟康曰方領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師古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 馬宮 十一

積習如醞釀及薦藉道其寬博重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
厚也音於問及藉音才夜反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如淳曰迹謂

秤彈之也師古曰古人之迹謂直道以事人也烏向也秤音普耕天

正張孔馬傳第卷十一

魏對答以義疏策王莽其對以高

下無以古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

為四洲之鄰為國事三公之對鼎足承其不任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班固漢書八十二

正議大夫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徒杜陵商父武武兄

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語在外

戚傳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

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慼於是大臣薦商

行可以厲群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為諸曹

侍中中郎將師古曰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

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師古曰共讀曰商為外戚重臣

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師古曰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

師古曰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

師古曰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

師古曰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

師古曰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

重商徒為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
多驕僭商議論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
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音人九反師古曰呼
音大故及呼音人九反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
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
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
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師古曰冒今政治和平世無
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師
偽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師古曰重上廼止有頃長安
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

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封千戶天子

其尊任之為人多質有威重師古曰多質長八尺餘身體

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師

師古曰單于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師古曰單于

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為

琅邪太守如淳曰連昏者其郡有灾害十四已上商部屬

按問如淳曰部屬猶差次鳳以曉商師古曰曰灾異天事

非人力所為彤素善吏宜以為後師古曰且商不聽竟奏

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師古曰重陰求其短使

行漢書五十二

入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
臣鳳回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
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
考自知為鳳所中師古曰中傷也音竹仲反惶怖更欲內女為援迺因
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
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文頴曰令下朝者平
之也孟康曰中朝臣也師古曰文說是也下音胡稼反左將軍丹等問匡
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師古曰意欲所行必
果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微求入罪師古曰票疾也微謂私求之也票音頃
反又音反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頗陽耿定上書言商與

父傳通及女弟淫亂師古曰傳婢也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師古曰

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私與姦通者章下有司商私怨對師古曰對音直類反商子俊欲

乖逆師古曰逆也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

崇孝遠親師古曰遠離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後庭之事皆受命皇

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

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師古曰說達也執左道以亂政師古曰

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曰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

右肱蘇林曰日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盛而昧折去者

右肱蘇林曰日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盛而昧折去者

右肱蘇林曰日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盛而昧折去者

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織介怨恨而日為之蝕於

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愁憂師古曰卒終也今商無尺寸之

功而有三世之寵師古曰自宣帝至成帝凡三主身位三公宗族為列侯

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

審有內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竟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

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女以為妻陰知其有身

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

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師古曰幾音鉅

依今商有不仁之性廼因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

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為即得維陽尉孟關東非

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貨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

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

訐師古曰訐告斥其罪也音居謁反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

繆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盛

德有鼎折足之凶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

也渥厚也言鼎折其足則覆喪其實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以厚刑臣愚以為聖主

富於春秋即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

並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師古曰遏止也未然謂行

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

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為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

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為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

家師古曰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師古曰回邪執左道以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為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獄名屬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曰戾侯

而商子弟親屬為附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顯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誅不附己者樂昌侯安見被以罪自殺國除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師古曰倚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恭已死

三子高曾玄曾玄皆以外屬舊恩封曾為將陵侯玄平臺侯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薨謚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時升以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玉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孟康曰留意於音樂或置鞀鼓殿下師古曰鞀本擊上天

子自臨軒檻上噴銅丸以撻鼓師古曰檻軒闌版也噴下

益反一曰撻也音聲中嚴鼓之節李奇曰莊嚴之鼓節

也師古曰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

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

師古曰敏速疾也温厚也温故厚蓄故事也皇太子是也若廼器人於絲竹鼓

鞀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如淳曰器人

陳惠李微是時好音者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師古曰笑其

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

相長大師古曰同處長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

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

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青謂丹師古曰謂丹者告語也丹免冠謝上曰

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

竊戒屬母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音之欲反罪迺在臣當死上以

為然意迺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

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

意忽忽不平師古曰稍侵言漸篤也平和也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

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

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

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蒲上席也應劭曰以

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涕泣言曰皇

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師古曰適讀曰嫡名號繫於百姓天下

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

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

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

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大息曰吾日因劣而

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

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

語師古曰安為也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師古曰却頓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浸加恐不能自還師古曰還者言當遂至

崩亡也還善輔道太子母違我意讀曰導丹噓唏而起

讀曰旋善輔道太子母違我意讀曰導丹噓唏而起

師古曰噓音虛

太子由是遂為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

位擢丹為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

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以中正

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為武陽侯國東海剡之武彊

聚戶千一百

如淳曰聚字喻反聚邑居也

丹為人足知愷弟愛人

師古曰愷

樂也第易也言有貌若儻蕩不備

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

師古曰儻蕩無檢也然心甚謹

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先褒賞

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賞賜累

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

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

師古曰言病不損也

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

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

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

丹歸第數月薨謚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

任並為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

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廼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

身云

傳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

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庶子

傳喜

傳喜

傳喜

哀帝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眾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異親與喜等如淳曰俱傳太而女為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傳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師古曰豫由是傳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師古

曰謂季氏上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魏以無忌則魯不昌折衝師古曰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師古曰已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師古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將廉頗固壁不戰秦使間於趙曰秦之所患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信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而括軍遂敗殺十萬之眾降秦秦皆坑之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師古曰事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傳喜與則傳氏廢復得興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廼徙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傳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傳太后欲求

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
正議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
順後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
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師占曰遂成也申也咎由君焉其上大
司馬印綬就第傳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無
功而封內讓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
命圯族應劭曰放棄教令毀其族類虧損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奉
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歲餘
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傳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
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

直師占曰慤謹也音乞角反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

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平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

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以喻有節操之也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

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

就國以壽終莽賜謚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師古曰三王謂

印成侯及商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

也師古曰言無善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執尤盛曠

貴最久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言居非其位是為曠官故云曠貴然至於莽亦以覆

國王尚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

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意

師古曰道讀曰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入卧

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

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師古曰大雅之詩曰無言

喻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班固漢書八十三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類師古注

薛宣字贛君東海邾人也師古曰贛音少為廷尉書佐都

船獄史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師古曰斗食

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為數琅邪太守趙貢行縣師古曰行

也下共縣名也其音甚從宣歷行屬縣師古曰

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

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師古曰趙貢察舉宣故幽州

刺史舉茂材為死句令師古曰樂浪屬幽州故為刺史大

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

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

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及之

勞而亡佚豫之樂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稱文王之德曰至于日中及弗皇暇食宣引此言也

尚疑陰陽不和師古曰疑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

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

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

六條解在百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師古曰錯置也

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

義不量力師古曰言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

故卿黨關於嘉賓之懼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

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師古曰勞音郎到夫人道不

通則陰陽否隔師古曰否閉也音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

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

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救師古

為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

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稱舉也白繇是知名師古

讀與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師古

教廢亂者政上徙宣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

不廢亂也

前漢書五十三

卷五十三

卷五十三

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楊湛檠陽人謝

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師古曰

窮竟其事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

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

延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師古曰牒書謂封與湛曰吏民條

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孟康曰法有主守盜

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師古曰依當時律

重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師古

職不言無憂也且令自去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

之師古曰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謂考問使知清白也宣恐其距諱即欲驗治之湛自知罪臧皆

應記師古曰與宣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

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檠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

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檠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

適罰作使千人以上師古曰適賦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

法師古曰言欵取錢財以責實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師古

曰賈請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師古

曰又本因薦舉得官而故使掾平鑄令師古曰平鑄激切

遺之也師古曰平掾之名鑄謂琢鑿也鑄音子全反孔子

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答冉有季

不能則退官次令詳思之方調守師古曰言欲選入游得檠

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

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

粟邑縣小辟在山中師古曰辟讀曰僻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

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

恭換縣柳不稱職得改有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

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師古

公綽魯大夫也論語云孔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

可以為滕薛大夫言器能各有所施也趙魏晉之制族老

謂不之長相也滕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

無也蘇林曰無同也兼也晉灼曰無音誣師古曰論語載

之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師古曰自言端拱無

勉所職卒功業師古曰卒終也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

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

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為

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

利師古曰愛人而安利也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

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

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

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賂而立不知殺身以

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

其魂師古曰以職追贈府掾吏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

休吏師古曰冬夏至之日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

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入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

久師古曰繇與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

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笑相樂應劭曰以壹笑相

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

密靜有思師古曰有智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師古曰下

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師古曰利便也省

於費也省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為少府共張職辦師古

及讀曰洪音居用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浴永上疏曰帝王

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師古曰工

也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師古曰臯書臯陶謨之辭

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

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

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師古曰說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斲

王功不興師古曰墮斲也虞帝之明在茲壹舉

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

丞執憲轂下師古曰言在天不吐剛茹柔師古曰大雅丞

浪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

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

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文讀曰減三輔功效卓爾自左內史

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馬謂本左孔子曰如有所譽

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所宣考績功課簡

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亦曰明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臯

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

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召南羔羊之詩

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卿大夫履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

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

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

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兩子

為吏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為吏亦有能名宣為相府辭

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

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

亦輕焉父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

能克上迺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

月斬其渠帥鄭躬師古曰渠大也降者數千人迺平會邛成太后

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師古曰邛成太后宣帝王皇

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冊免宣曰君為丞相出入

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朕既不

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師古曰北頻也登百姓

飢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

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廼者廣漢羣盜橫恣

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

鬲絕幾不為郡師古曰鬲與隔同幾音鉅依反三輔賦歛無度酷吏並緣

為姦師古曰並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

九卿以下咸承風柏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師古

誰也音慢又音莫干反繇讀與由同有司法君領職解媯師古曰法謂據法

媯與同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子

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為丞相而程方進為

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

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師古

曰練猶熟也言其詳熟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

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

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脩

明至南陽太守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

稱後母常從脩居官宣為丞相時脩為臨菑令宣迎後母

脩不遣後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

者兄弟相駁不可師古曰駁者執意不脩遂竟服繇是兄

弟不和師古曰錄父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則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師古曰創謂傷之也音初良反其下並同會司隸缺况恐咸為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舉等奏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救承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脩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師古曰鬲與立隔同社壘也

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誼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師古曰過式路馬則撫式蓋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

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有成功猶如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

手傷功意俱惡孟康曰手傷人為功者為意皆大不敬明當以重

論及況皆棄市廷尉直以為律曰鬪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師古曰

也禮反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痛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剥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痍者律謂痕痛遇人不以義為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同

也師古曰威厚善脩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音修音翰宣古曰言咸為脩而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

因前謀而趣明師古曰趣非以恐咸為司隸故造謀也本讀曰促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

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錯置也音千故反今以況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師古曰原況以父兄

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師古曰原況以父兄諤發忿怒無亡大惡加訖欺輯小過成大辟師古曰諤與集同集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

當以賊傷人不直師古曰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旦師古曰况身及同謀之人皆從此科上以問公卿議臣丞

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况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

郡卒於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

也音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為生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

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師古曰若自出其言宣笑曰吏

也師古曰况身及同謀之人皆從此科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况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也音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為生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師古曰若自出其言宣笑曰吏

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然。初宣後封為侯，時妻死而敬武張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傳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為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況與呂寬相善。及竟事覺，時莽并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師古曰：以音反。且嫂何與取妹，披扶其閨門而殺之。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為嫂，披發也。扶也。與讀曰豫，豫干也。言此事不干於嫂也。扶音一穴反。此音也。調反。使者迫守

主師古曰：守而逼之。遂飲藥死，況梟首於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

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

年，捕搏敢行。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稍遷為功曹。伉俠好

交。師古曰：伉，健也。音口浪反。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

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

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

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所部職辦郡中

稱之。而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

步至廷尉中。師古曰：去吏，自解職也。間，候伺咸事，咸掠治

前漢書卷之十三

困篤博詐得為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
 變姓名為成驗治數百師古曰謂卒免成死罪咸得論出
 而博以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
 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為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
 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為長安令京師
 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師古曰更歷及為
 刺史行部師古曰行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
 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廼發欲以觀試博
 博心知之告外趣駕師古曰趣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
 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

各自詣郡師古曰丞尉皆黃綬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

部還詣治所師古曰治所刺其民為吏所寬及言盜賊辭

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及博駐車決遣四五百

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廼至於此後博

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

并州刺史護曹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師古曰言齊人

之俗其性遲緩多聲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師古曰

曹也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博問其故對言惶恐師古曰言懼

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廼敢起就職博奮

抵几曰師古曰抵擊也音紙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廼召見諸

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師古曰皆

代移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

掾贛遂者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師

告主簿教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延止又

教功曹官屬多衰衣大袒師古曰袒音不中節度自今掾

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

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

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柰生所言聖

人道何也師古曰言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其

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史博

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傑以為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

材而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

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師古曰以是豪強慙服

師古曰熱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師古曰

音之其賊師古曰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

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上於是府丞詣

閣博延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

府當與之邪師古曰與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師古

度其言口授之師古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師古曰

占音之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師古曰

書如此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師古曰

主捕盜賊故王卿得救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

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伏閱誦

府師古曰伐功勞也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師古曰

擢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

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

少愛利敢誅殺師古曰言少仁愛然亦縱舍時有大貸師古曰

寬師古曰放也舍置也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

禁師古曰姓少時嘗盜入妻見斫割著其頰師古曰府功曹受賂

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瘡師古曰

創師古曰音盤博辟左右問禁師古曰是何等創也禁自

知情得師古曰言其得叩頭服狀博嘆曰大丈夫固時有

是師古曰言情欲馮翊欲酒卿耻拔拭用禁師古曰拔拭

禮師古曰反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師古曰言博

因救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師古曰不令泄也師古曰事為

言師古曰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

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

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

師古曰積累前欺謾半言斷頭矣師古曰設詐也師古曰音功曹

後受取之事

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迺令就席

受教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

前漢書五十三

不敢蹉跌師古曰蹉音干何博遂成就之師古曰言遠為

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徙為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為

寇盜師古曰若兒其豪長之名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師古曰間

竟音居反郡中清徙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光祿大夫遷

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

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

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

日久師古曰剽劫也三尺律令入事出其中師古曰言可以

知情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

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如淳曰但欲州意覆之不

音方正監以為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

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師古曰中官屬

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

此以明示下為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

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

以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為光祿大夫遷為京兆尹數月起

為大司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

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

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師古曰立此議而奏之也約少

也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

職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音扶問反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

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

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

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

票騎將軍而何武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

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

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師古曰奉音扶用反以備三公官焉議者

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

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會

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

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

師古曰史言此者著御史大夫之職當休廢也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帝

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高皇帝以聖德受

命建三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

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

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

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

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

為丞相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

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

前漢傳五十三 未傳 十五

大夫為百僚率，哀帝從之，廼更拜博為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以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為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師古曰：虞書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博，大宇內

萬里

師古曰：清與音同。

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

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宰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

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

師古曰：勸功自勸勉而立功也。前丞相方

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

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

師古曰：陵夷，夷漸廢替也。

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博為人廉儉，不好

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

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為郡守九

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劔以帶之。

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

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博喜為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博晏亦太后從弟譙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為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博代為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為庶人以博代光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博太后怨博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師古曰風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讀曰諷

無不且

師古曰得無也

博曰已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安尚

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

以故大司空記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

師古曰事與

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

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為庶人上知博太后素常怨喜

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

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親封

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為

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

師古曰詔已罷官事經三

赦師古曰詔已罷官事經三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師古

曰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
敬臣請詔賜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
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壻望等四十四人
卿音矯以為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為
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師古曰舍置也魯大夫叔孫僑如
欲顯公室諳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
國春秋重而書之師古曰僑如叔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
而取其室使告晉曰晉政多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
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
請上行父而殺之不然而歸必畔矣晉今晏放命圮族干亂
人執文子於丘事在成十六年

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為亂階師古曰此引詩

也職主也階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罪三等

削晏尹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

國除初博以御史為丞相封陽鄉侯玄以少府為御史大

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語在五行志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為

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師古曰苛細也器誠有極也博馳

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師古曰言其事又見孝成之

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借者以物借人假世主已更好惡

異前師古曰復附丁傳稱順孔鄉求而順其意也稱音尺

事發見詰遂陪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師古曰仰藥謂仰頭而飲

藥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師古曰論語云子疾病子路欲

使門人為臣臣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故贊引之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班固

漢書八十四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

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

小史號遲頓不及事師古曰頓讀曰鈍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

傷廼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師古曰言從何達蔡父大

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為諸生

學問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

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方進

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日廣諸儒稱

之以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

清河胡常師古曰宿與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

下師古曰常官學雖在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師古曰

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師古曰都授謂總遣門下諸

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

之宗讓已師古曰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

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

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其有威名再三奏事師

曰刺史歲盡輒遷為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

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

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師古曰當

行事有關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為尚書時嘗

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師古曰言此者與尚方進於是

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機事周密壹

統明主躬親不解師古曰解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

自設不坐之比師古曰比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

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師古曰既自云不

在此二條於臣謹以劾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

所捕亡師古曰義渠北地之縣長取其母與豶豬連繫都

亭下師古曰豶豕也音家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

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

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師古曰無狀謂商及義渠長本狀之違曲也

奏可司隸校尉洵勲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平諸侯

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師古曰督察

也視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師古曰

曰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甚諄逆順之理

官而位為士也奉使命大夫謂司隸也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國不可之大者

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乃凶于而國害于厥躬故引之願下中朝特進列侯

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

隸師古曰趣會浩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

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師古曰丞相其有所會居中

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洵勲

亦初拜為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

又倨師古曰倨傲也方進陰察之勲私過光祿勲辛慶忌又出逢

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頓過廼就車師古曰於是方

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典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

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綱紀以春秋之義尊上公

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

下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

丞相起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者贊稱曰皇

帝為丞相下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師古曰視勳

與立乃代車讀與慢同易而又詘節失度邪調無常師古曰調古諂字

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師古曰謾

音弋致反而王商而下車色厲內荏應劭曰荏在撓也師古曰論語稱

是邪諂也猶穿齋之盜也與言外也莊厲隨國體也音火規反亂朝

而內懷荏弱故方進引以為屬師古曰墮毀

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勲時大中大夫平當給

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救正以先羣下前親犯令

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

伺記慶之從容語言師古曰從以詆欺成罪也音丁禮反

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如淳曰律殺不辜請遣掾督趣司

隸校尉司隸校尉勲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勲議

者以為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

威師古曰必取勝宜抑絕其原勲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

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

師古曰逆詐者謂以詐意逆猜遂貶勲為昌陵令方進旬

歲間免兩司隸師古曰旬徧也滿也旬歲猶朝廷由是憚

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誠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

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推

為姦利者師古曰權專也辜推者言已方進部掾史覆案

發大姦臧數千萬上以為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欲試以治民徒

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

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

宜師古曰言當犯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師古曰

居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

漢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為姦師古

音步免為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

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

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

後母尚在方進內行脩飭供養甚篤師古曰飭謹及後母

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

家之制師古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為常大

故云不為相公潔請託不行郡國師古曰言不以私持法

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師古曰詆毀中傷者尤多

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闕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小

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

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為御

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為都刺史歷楚國北

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

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

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為刺史云師古曰後方進為京

北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為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

從高第郡守歷京兆太僕為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之左

師古曰簿謂伐閱也簿音主簿之簿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

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

雜問丞相御史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以咸詰責方進冀得

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為中郎與從事師古

曰每有政事皆與謀之而行也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代鳳輔政亦厚

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

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

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為丞相陳咸

內懼不安迺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師古曰猶

分言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師古曰揣謂探

居亡何師古曰無何猶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

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

舉後為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

內自知行辟亡功效師古曰辟而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苟

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師古曰論語載孔

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歟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

以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

舉咸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

坐為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徵幸有司莫
敢舉奏冒濁苟容師古曰冒貪蔽也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
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
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上以
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立
立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蘇林曰託於詔
文誠不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不後長陰事發遂下獄方
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
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
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

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師古曰與讀曰豫今立斥逐就國所

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未博鉅鹿太

守孫閱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

背公死黨之信師古曰死黨盡死力於朋黨也欲相攀援死而後已師古曰援

也引也已止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雋材過絕於人勇猛

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

亡纖介愛利之風師古曰愛利謂仁也天下所共知愚者猶

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之言也言用不仁人則禮樂廢壞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

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

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師古曰昔

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

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師古曰事見左氏

謂也鷂似鷄而小今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眾誠

難犯犯之眾敵並怨善惡相冒師古曰冒覆蔽也臣幸得備宰相

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閔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群邪

之望奏可咸既廢錮復徙故郡以憂發疾而死方進知能

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飭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

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入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

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

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

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

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

改君子與之師古曰與許也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

以自持方進廼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

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方進

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

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如淳曰劉歆及田終術二人皆受學於方進厚李尋

以為議曹為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言應

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張晏曰九

年之中而日三食月三則匿山川水泉反理視患張晏曰元延中

星季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崩壅江江水不流山地之鎮宜固而崩水逆民人記

謹斥事感名者如淳曰斥事并水溢感名燕燕尾涎涎是也三者既

效可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揚其芒角也提攝提星也揚眉

康曰綏和元年正月枉矢從東南入北斗攝提與北斗杓

也狼奮角弓且張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有芒角也狼張

也象起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歷武庫則兵起土鎮星也逆度

也逆行輔湛汲火守舍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

守舍謂日月所經宿舍也一曰沈萬歲之期近慎朝暮師古曰萬歲之期謂死也慎朝暮者言其事在朝夕

朝暮者言其事在朝夕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

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以全身難矣師古曰具臣具位

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師古曰言其事重也闔府三

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師古曰三百餘人方

進憂之不知所出會即貴麗善為星師古曰貴姓也言大

臣宜當之上廼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

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

庶幾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灾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

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張晏曰元延元年章失國守備盜賊

黨輩師古曰吏民殘賊毆殺良民師古曰斷獄歲歲

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為隱蔽皆亡忠慮

羣下允允更相嫉妬師古曰更音工衛反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

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聞者郡國穀雖頗孰師古曰聞謂近者以

來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

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師古曰謂百僚用度各有數君

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

墾及園田過更筭馬牛羊張晏曰一切權時也墾城郭旁

卒取一人所贍常為之月用一千使人直之謂之過更又牛馬羊頭數出稅筭千輸二十也師古曰墾音人綴反解

在食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

為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今

賣酒膠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同意師古曰容空隨衆上下也

將何以輔朕帥導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師古

曰蒙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師古曰孝經之言也欲退君位

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使百姓以

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

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

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各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

書以丞相上祕之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

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

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

帝去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諡曰弔贈棺棺欵具賜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葬焉

恭侯長子宣嗣宣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
在為關都尉南郡太守師古曰言方進未死少子曰義義

字文仲少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

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

太守事行縣至宛師古曰行音下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

肴謂丞相史對飲未訖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

言自若師古曰自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立

迴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它事召立至以主守盜十金賊

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師古曰鄧亦南陽

縣恢亦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登師古

曰因太子行縣以立

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師古

敢動威震南陽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

白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遣吏敕義出宛令宛令已出吏

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為吏也其意以為入獄當輒死

矣師古曰謂其不知立後義坐法免起家而為弘農太守

遷河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為東郡太守

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

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

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師古曰言漸必代漢家

前漢書卷之四

卷之四

十一

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
 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
 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
 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
 帝師古曰埋名謂身埋而名立今欲發之乃肯後我乎師古曰豐年十
 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
 平侯劉璜結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略以明兵法徵在
 京師義廼詐移書以重罪傳逮慶師古曰追於是九月
 都試日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斬觀令文穎曰觀縣名師
 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部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侯信者

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為王薨無子而信子
 匡復立為王故義舉兵并東平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
 馬在天下大將軍以東平王傳蘇隆為丞相中尉臯丹為御
 史大夫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
 已立共行天罰師古曰恭郡國皆震比至山陽眾十餘萬
 師古曰比音必寐及莽聞之大懼廼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
 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
 王駿為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師古
 王長女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本名宣平門莽更改焉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
 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即將震羌侯竇兄

為奮威將軍

師古曰况

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

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為積弩

將軍屯函谷關

將作大匠蒙鄉侯遂並為橫槓將軍屯武

關

師古曰遂姓也並名也遂音錄又音鹿今東郡有遂姓

戴通義和紅休侯劉歆為揚武將軍屯宛大保後丞丞

陽侯甄邯為大將軍屯霸上

師古曰丞常鄉侯王惲為車

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

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莽曰抱孺子會羣臣

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師古曰

讀也師古曰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况臣

莽之斗筭

師古曰斗筭自喻材器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

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

師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

公誥師古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

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

應劭曰言

御諸侯以下也

不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

應劭曰趙飛燕

董賢師古曰不為天所弔

言師古曰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彊

大歷服事

師古曰孺子當承繼漢家無竟之歷服行政事師古曰予未

遭其明愆能道民於安况其能往知天命

師古曰予莽自

明智之人以自輔佐而道百姓

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

於安蓋為謙辭也道讀曰導

我當求所以濟

莫辭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

師古曰言我當求所以濟

勞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曰傳讀曰子豈敢自

比於前人乎師古曰前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

龜師古曰威明猶言明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廼紹天明

意師古曰承也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

太守翟義擅興師動眾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

犯祖亂宗之序師古曰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咎

災使民不安師古曰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咎

疢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師古曰復音扶

宗室之雋有四百人孟康曰諸民獻

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子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師古曰

用此宗室之雋及獻儀者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師古曰

事也言人謀既從卜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

曰予得吉卜子惟以汝子伐東郡嚴鄉捕播臣師古曰

也余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

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禍難既大衆庶不安

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為帝不違卜師古曰卜既得故

子為冲人長思厥難曰烏虜義信所犯誠動鯨寡哀哉師古曰

曰無妻無夫之人亦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為孺

子不身自耶師古曰言天以漢家役事遺我而今身解其

難故我征伐以為孺子除害非自慶已身也

前漢傳五十四

翟方進

十三

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曰成王

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

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謂布行也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

居攝之義皇太子為孝平皇帝子師古曰皇太年在緝祿

且且為子知為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

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師古曰辟君也以熙為我孺子之

故師古曰重予惟趙傳丁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剥適庶危

亂漢朝以成三飢晉灼曰古厄字服虔曰厄會也謂三隊

極厥命師古曰隊隕也烏虜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師

何言讀曰曷曷予不敢僭上帝命師古曰僭不信也天休

于安帝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師古曰言天美

我惟用卜吉能安受此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師古曰言天通當

吉可知大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張晏曰沙鹿在元城

知矣師古曰右讀曰祐陰精女主聖明之祥李奇曰李

夢月入懷陰配元生成以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

應孟康曰氏傳也神靈之徵師古曰徵證也以祐我帝室以安我

大宗以紹我後嗣以繼我漢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

不違親辜不避戚師古曰其有害國之正統不尊大緒者

夫豈不愛亦惟帝室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以廣立主侯

並建曾玄俾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師古曰屏謂微儒生

講道于廷論序乖繆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師古亦同也音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亡

文孟康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

高宗之號帝元帝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以受

白虎威勝之瑞應劭曰元帝誅滅郅支單于懷輯西天地

判合乾坤序德師古曰言元帝既有威德太后又兆符應

言片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

備河圖雜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壘師古曰昆侖河所出重壘

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師古曰洪烈也

鳥虡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師古曰言因此爾有惟舊

人泉陵族之言爾不克遠爾古曰言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族所言爾宣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

所孟康曰天慎勞我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師古曰卒終也

宗之業終也言我不敢不終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

大夫元士御事陳其理而告之天輔誠辭師古曰言有至

斡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累

人之功也累音力瑞我言不謀終祖宗安天亦惟勞

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欲

有疾苦伐昌敢不頌祖宗之意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

休息而輔助之勞音來到反意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

前漢書五十四 星方進

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師古曰：父

意則子當築堂而構。構，榑燎以成之。厥父蓄厥子播而獲之。師古曰：父蓄耕

而收獲之。反土為苗。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

師古曰：作室，農人猶不棄其本業。我若祖宗，廼有效湯武

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警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

子惡故討，不得避親。當以公義。烏虜肆哉。師古曰：肆，陳

諸侯王公列侯御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師古曰：道，

言當由於明習也。亦惟宗室之後民之表儀也。知上帝命。師

言當由於明習也。亦惟宗室之後民之表儀也。知上帝命。師

欲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言義信不知

為艱難，以干國紀，是自相謀詐，伐其室也。難，古艱字。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

嗇夫，予害敢不終予悔。師古曰：嗇，夫治田志除草穢，天之

終竟也。天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于後。師古

天美祖宗之事，我何其極。率寧人有首疆土，況今卜并吉。

卜法，敢不往後，言必後也。率寧人有首疆土，況今卜并吉。

命不僭差。師古曰：言卜陳惟若此。廼遣大夫

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為明告里附

城。師古曰：明告者，以其出使能明告。諸將東至，陳留蓄

下詔曰太皇太后遭家不造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帝哀

絕輒復續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皇帝短命蚤崩師古曰

古早幼嗣孺冲詔予居攝予承明詔奉社稷之任持大宗

之重養六尺之託受天下之寄戰戰兢兢不敢安息伏念

太皇太后惟經甄分析王道離散師古曰惟思也漢家制作之業

獨未成就故博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

為天下利王道粲然基業既著千載之廢百世之遺於今

延成道德庶幾於唐虞功烈比齊於殷周師古曰烈業也今翟義

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眾欲以篡位賊害我孺子罪深

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不謹親毒殺

其父思王名曰鉅鼠師古曰鉅大也莽誣後雲竟坐大逆

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師古曰詖佞也兄宣靜言

令色外巧內嫉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陽為所殺鄉

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殄天

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宇信等與東平相輔謀反師古曰輔

者東平王相之名也執捕械繫欲以威民先自相被以及逆大惡師古曰

可被加也轉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信二

子穀鄉侯章德廣侯鮪義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謀

暴于長安都市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師古曰言

積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師古曰

讀曰討海內之讎功效著焉予甚嘉之司馬法不云乎賞

不踰時欲民速親為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

五十五人皆為列侯尹邑之數別下遣使者持黃金印赤

鞞緹朱輪車即軍中拜授服虔曰緹即今之緹也師古曰

受之也即就也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

圍城破之義與劉信棄軍庸亡孟康曰謂挺身也師古曰

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初三輔聞翟義起自茂

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

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釐令師古曰釐讀曰卻劫略吏民衆十

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復拜衛尉

王綰為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閭遷為折衝將軍與甄

邯王晏西擊趙明等正月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

引兵西彊弩將軍王駿以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

復以邑弟侍中王奇為揚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為彊弩

將軍中郎將李梵為厭難將軍師古曰梵音所林反復將兵西二月

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

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反畔時州郡擊

破之莽乃并錄以小大為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

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

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

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

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義舉
 兵上書願備軍吏為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立為陳留太
 守封明德侯始義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師古言
 義未發兵之前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滿堂有狗
 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師古曰
 麻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
 仲素倣儻師古曰倣音工歷反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
 太夫人可歸為棄去宣家者師古曰言歸其本以避害母
 不肯去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宅汙池之師古曰汙音烏發
 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

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如淳曰野鳥而下詔曰蓋

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鱣鯢築武軍封以為大戮於是乎有

京觀以懲淫惡師古曰此左傳載楚莊王之辭也鱣鯢大

丘也觀謂如關形也懲創艾也懲惡也鱣古

信翟義詩逆作亂于東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

師古曰芒竹在藍屋南界芒水之曲而多遣武將征討咸

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姦無鹽殄滅於圍趙明

依阻槐里環隄師古曰槐里縣界其中有環霍鴻負倚藍

屋芒竹師古曰負恃也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逆

賊之鱣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槐里藍屋凡五所

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為武軍封以為大戮薦樹之棘師古曰薦

讀曰荐荐重也聚也建表木高丈六尺師古曰表者以標明也書曰反虜逆賊

鱸鯢在所長吏常以秋循行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勿令壞敗以懲淫

慝焉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師古曰鴻隙陂名藉其溉灌及魚鼈

淮蒲之利以多財用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與御史

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師古曰行音下更反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

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

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

追怨方進童謡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師古曰芋魁

田無灌溉不生秔稻又無黍稷但有豆及芋也豆食者豆為飯也羹芋魁者以芋根為羹也飯音扶說反食音飼

反乎覆陂當復師古曰事之反覆無常言禍兮福所倚誰云者兩黃鵠師古曰託

言有神來告之

司徒掾班彪曰承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

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賁育奚

益於敵師古曰賁謂孟賁育謂夏育皆古之勇士言得之無益不能敵莽也賁音奔義不量力

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晉書卷之四

晉書卷之四

晉書卷之四

晉書卷之四

晉書卷之四

晉書卷之四

晉書卷之四



